

11
9
610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語由述志

昭陽龜井先生著

三

始



語由述志卷二

治長弟五

朱子古者獄中以墨索拘繫

以墨索拘繫

繫

徵云公

長南容相寺也雖在縲絏之中

其罪也雖在縲絏之中

免於刑戮獨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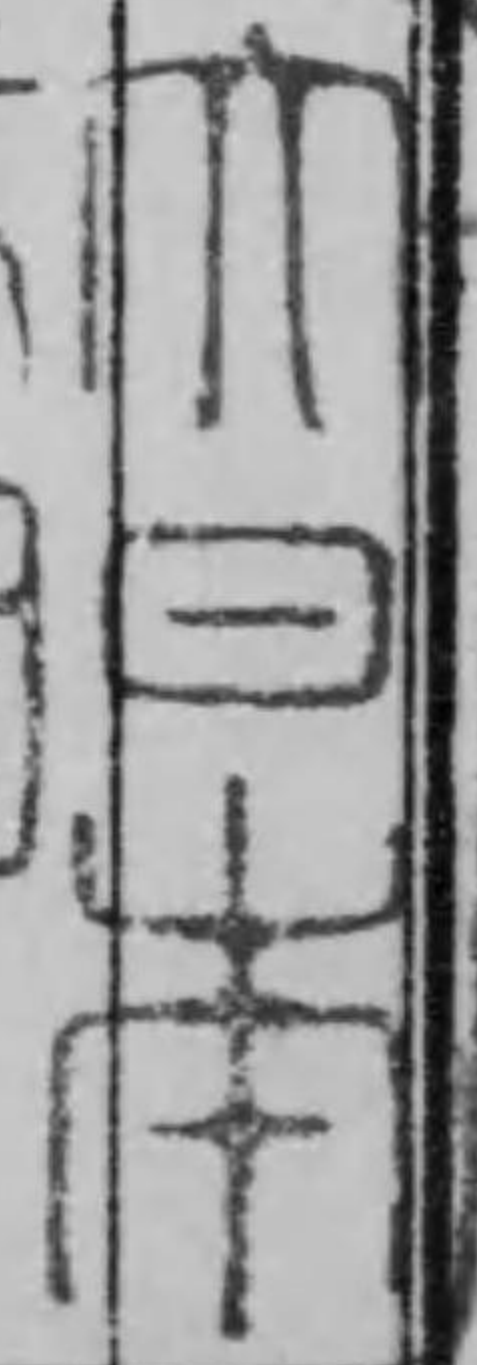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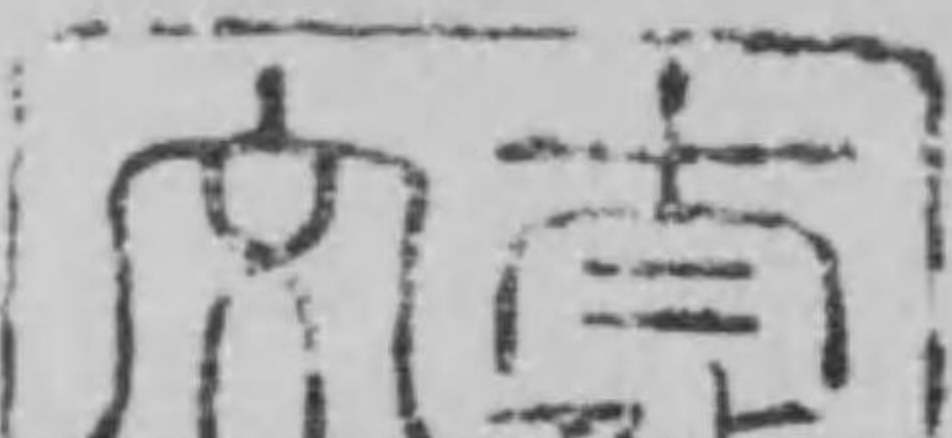
邦有道不廢

徵駁或視相與偕繫身

或曰免於刑

此不廢故多徵又駁程子程子避嫌之事買者只
不廢故多徵又駁程子程子避嫌之事買者只
不廢故多徵又駁程子程子避嫌之事買者只

後論甚乎有補於世道美
聖人之曰此章誠然也
聖人之曰此章誠然也



11110 寄贈

之事半傳云夫禮決疑又云夫禮所以章疑列
微以為民坊者也自陋儒傳柳下惠區如子之事
而唯問其二不同其禮以故為高者唯柳下區女又
衆美則或將竊口程子也故詳之爾

語由孟偉子當作孟偉子筆者之誤耳

斯焉取斯 先考曰子賤焉能成是長民之德乎索

家語以此語繫何得何也之答史之美此言其舉

賢於已者以治單父也宜移於辨政篇 伊注贊

賢師友董陶之益甚大也微云勝未注是 未注益
能尊賢

既反以又引說苑云是子賤之於學於政皆以能

取諸人聞也舜之舜之無為任人也舜之大智好問好

察通言也孔子謂其君子哉以此索諸注唯微是

近之至語由而廓然也

賜也何如 宋註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

已為問得之觀於女器也則君子不器之本正合

子賤器用人也此君子也子貢則自用之人故曰

汝器也 觀於己欲主而
主人等可知

瑚璉也 所謂郊社必供者言其器非常而軍國之

大事必為上用也朱注 宗廟威祭饗之器而飾以
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索未審其伊注 瑚璉蓋器之貴重而不可常用
宜何明也 者也未 杞陶治者非貴重之器而

常用不可廢者也夫子以子貢之知不以此之彼而
此之於此其戒之深矣案論人之益而此未始論
以石為常用卑之哉且微古者成德六為聖居其
其是之謂知也亦非也 **微** 古者成德六為聖居其
事共也何如也 **微** 亦不丁 **微** 亦包咸鄭玄之

解論語賈逵服虔杜預之解左傳皆云夏曰瑚棄

肇以為未詳此明堂位古矣 明堂位夏曰瑚棄

蓋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詳
案古十表明堂位可以正曰說美

人才各殊子貢之瑚璉子賤亦體子後美其弄矣

王夫差於股掌上見於左傳豈理學者所多得乎

伊氏輩豈欲使子貢必為子賤欽此孟子學耳孔

門所無

禦人以口給 傳者必口給勝人禦何以必利當乎即

強禦之辯 強大雅也清 宋注 德當也 伊注 德當也 伊注 德當也 伊注 德當也

不知其仁 九合一匡以知管仲之仁 今仲才年壯

未執國家之柄何以知之 如孔子者 宋注 仁道至

之體而絕不以孔子為 **伊注** 充實於中而每一毫

不後世刻薄之心其利澤恩惠遠被于天 **微** 九其德

也故不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而後許其仁 崇如孔子

言何 **並辨** 則辨矣 此論語所謂仁者不可辯而知

本文則給
又孟十士
多口此為
正似

也皆口給禦人之徒身

吾斯之未能信 斯什仕也之物字也信自信也

朱注斯指此理而言案此理言仕進之理則可也

語意不明又曰每毫髮之疑曰一毫不自得此門

每是精細之語可厭 微駁古注曰豈有所謂仕

進之道乎 此以口仕進之道也 案仕進之道即言

從政之書也物于何刻 微云昔學之可以仕進者

聖人官人各其材之別派焉案君大夫之室訓

乘掉浮于海 小掉浮於大海微言也 朱注浮海

之嘆傷天下之每賢君也微云易曰利涉大川謂

涉艱難也而海之難涉非涉大川之比並得之唯

伊注失之 伊注以四海為一家之心於此可見

每所取材 鄭公簡而善美伊注 而每所取材之

微 蓋言與大事涉艱難則用之所獨然亦必詳而

鑿矣此唯以戲斷送前言者身故取鄭注 朱注

子口不知也 有得於異日進德故曰不知此先考

大誤 程正識其不能裁度

之特見卓出於凡儒者治術語者見不出於此故
泥而不通矣 朱注或在或也 不能必其有每故
以不知告之此恍惚之談也 伊注仁實德也故
孟子路之才猶難也其有故以不知告之此亦恍
惚自若凡六德何德非實德夫子未嘗謂仁為實
德而曰武恐之實德實材之月曰管仲豈非有實
德者而素有濟天下之志又能成濟天下之功故
夫子亦稱其仁仁之實材也章強以合孟子於語
者可謂至於十則未可預期其功業此以實材
者美

有得於異日 次不見其慈愛之德全在於已業此
之意得之 德說仁也凡門未善 故皆以不知答之業言夫子
所不言以給說者私言也 古注仁道至大不可
全言也業漢儒不安立私言其言至簡辟如凡門
猶賢宋儒以故辟如孟荀我不勝其臆遲也身
女與四也孰愈 伊注引子貢方人大好朱注亦引
知十知二 朱注引所不悅告注知未示好知十
知二之解微妙哉朱注一教之始十教之終於子
即婚而見終二者一之對也子
貢惟測而知 因此而識彼

吾与女弗如也 古注明了唯魁子真失大意矣古

昔与女俱不如器 末注僻甚与许 伊注从肯何邪

微云要之将来也亦不了此唯称讚于之贤也

如器之效員於丘同一語則何履端小解之有

伊注此見服人之善之難也通甚末注自知之明

屈案伊氏因 子貢屈於顏子何足多乎七十子惟

有不屈者乎如是說而章旨全悞 語中曰記夫子

教海之術也可謂卑出千古也 微云末注牛諸

秦道實皇侃秦道真四兩雅三與許

宰予昏寢 物子發明而始穩案王充以是章後然

曰寢非卧也不考轉註之意耳此章与衛靈公昏

寢同轉語 不与黃帝昏寢同列 末注之論刻甚

微云後世儒者聚童子得習賢其動情安意以謂

孔子之責宰我亦猶我也故為此解身案道不遠

人以昏寢責人至坎出王充之疑聖亦不可嗤入

聽其言而信其行 此一節所以責宰我耳末注伊

注可多少无導心矣謂 渾失語意

朽叙官變謂之 朽注泥鑿也疏泥鑿一名朽塗工

本以有
又先考曰案我錄也
則四亦夫子之語
也亦例身

之作具也

方古秦謂之朽或作朽亦作朽說文增韻

所以塗也慢同塼集韻土覆也一曰鉄木注慢言牆

壁之飾廣韻慢同塼集韻土覆也一曰鉄木注慢言牆

慢蓋故謂塗慢為朽微云王廟曰朽慢也皇本

亦作巧塼也侃錫之曰巧塼之使之乎泥也案朽

以木制慢以金制爾雅可微也二字从木从金其

體也从土其用也慢之所慢亦曰慢孟子所謂画

慢是也說文慢亦曰慢孟子所謂画

之冀土之慢言以冀土築牆也故不可朽而平

之從聖而朽之其壞可立而待也故古註云二者

以喻難施功猶不成

慢也認焉得剛

德夫引帝和說之寔明矣且說慈

字亦大德此必声色利之慈字微之惑色拘矣

且辨剛直強三字亦拘美對文散文自有差別然

曰強與弱對以力不屈攬言剛與柔對以其質果

烈物莫能干之言則成一說美在傳骨而無剛

者以末注堅強不屈說之確美何必小辨第注亦

可破也 第注剛者不屈於德又曰能勝物之謂

入新之稷子青通高
此州是境四百里
高也曰

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博之謂德故常屈於

萬物之下並得之微正是其天理人欲之說任口

白之福午察天理人欲亦如是說別又又曰尊

自好者此其所以為德也伊注夫子發其隱微也

失之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有語由而始明 曰智者

微正子莫知者其曰智者曰盛德而過化見或云

於大章曰仁惡臣公朱古今注家指其墮四注而言

非淺也書也 馬融云加陵也案使不仁者加

乎其身此可說非只相如也然此章曰諸我如朱

往說之為德朱注我所不德人曰我之德以古

言恬之可厭也朱注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此其

得祀辭而夫其意者微先考此章其長夜等

非雨所及也 先考曰激而奮勵之也案伊注其抑

之者蓋進之也此二句伊注可取者語由所謂抑

其性蔽亦抑而進之也審未注意可知

夫子之文章 微之禮樂也得之然以為制作之意

其所罕言猶可得而聞也失之故先考取太宰氏

曰詩書禮樂是也伊注指禮樂典藉而言樂注意不明 韦注德之

見字外有威儀又辭皆是也威儀豈可稱聞乎下

不言字故故虽每言字其語詩書禮樂可知故曰

聞

性与天道 徵之今蚤弗傳然如中庸喜怒哀樂之

未食一段盖其總言樂語由曰周易傳所述之河

渭不傳字論語亦有性相近也上智下愚語何以

引中庸乎夫子之語性与天道不可端倪子貢之

所以有是語也 韦注性者人所定之天理天道

一理伊注性者人之生理皆可以進道天道者福也善秩涵之常不可以知解而得聞也

並以臆言之未以之言孔門所無也伊氏之言其

一滯也

不可得而聞也 子貢未達可謂遠矣因引家語以

著子貢之所以不達而妄以餘蘊美記者錄之盖

以明性命天道非夫子所先也 韦注聖門教不

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及也 相離安古

注明一語微故不可 何必造此鑿說乎伊氏從徵

之可得而聞本喜聞之辭樂是亦鑿矣 子夏精

微頤言性与天道子貢則否亦各其性也聖門何
必以知性与天道為儒者夫子之教未嘗及此可
以見美而以語性語天為上等之者夫子亦嘗與
顏子語及此焉爾宋儒之游古學可知

子路有聞 此章有二聞字前章亦同孔門之學主
於行而不尚空言蓋記者之意歟

其章古注未注並每害 伊注雖既行之然於心
有所未滿案經曰未之能行則不必說既行未滿
以泥能字又曰比之得一善奉之服膺而不失者

則未克有強力之意月引張案子路之不如顏子

固美然強力是君子之盛德也天行健君子以日

強不已宋習喜為高妙之談 微云唯恐者門人

之心勝之也以形十路之賢案此說斬奇不如曰

悅之德

孔文子 以下合七章皆論古人之行者

敏而知學 古註敏者識之疾也宋注凡人性敏者

多不好學位高者多無下問故強法有以勤学好

問為文者 下問言問於幼賤也古注凡在已下

者即以往与年言之又以先进视后进

亦下也故曰允然所主在后进未注之意也

微破仁命曰子贡既已疑之则在以不可疑矣古

学哉甲注左氏所记久

有居十之道四焉 末註整美教其事而責之者其

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教其事而責之者其

孔子曰有居十之道四焉何谓殆有所未至也曰

六本 甲注拘美 穆君子之道与称聖人之道甚别

道者以平正中衡為

微云鄭介哥楚子產相之能以礼虎子產之功也

而孔子不称豈猶有不足於君子欤案此章不及

於矣不可泥定如強於行或弱於受諫惟能得祿

慎於治身類子之為君子豈足於坊如者乎史籍

亦同並出家語六本而史籍有君子之道三焉不

非以緊其人豈唯晏平仲已乎微說出

久而敬之 相敬也微以邢為本為非者拘美皇流

久而人敬之久而平仲敬

居蔡 言處蔡於己家也末註居猶藏也得之微之

微之文十一
入全按事皆

如居其室廢居之居謂買祭也不通甚 微之
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為祭家語云 以有守龜其
若而蔡鄭玄包咸皆云出蔡他因以為名未可知何
據

山節藻梲

微之按明堂位天子之廟飾也居祭與

山節藻梲古註以為二事又朱注以為一事

案其誤明矣

以因是謂藏龜之室山節藻梲是不識居字也

以乃一事也又以乃山節藻梲不測不知之事故

連諸居祭以解之殊不知孔子所謂不知乃言不

入周禮卷之六
大司馬之官
神龜之室
神龜之室
神龜之室

知禮也且古者龜皆藏諸廟故別至藏龜之室

案清稿先生曰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室 莊子楚有神龜王巾首

而藏之廟堂之上 案禮器管仲鑿盜末統山節

藻梲君子以為隘矣推記管仲旅榭而及於山節

而藻梲其為飾明矣末甲誤哉 末注不務民

禮鬼神 甲注一而倚者鬼神 所後大夫聖肯矣

子張問曰令月于父 朱注子張亦識仁體而悅於

有難遂以少者信其大者案仁體有何謂耶豈以

當理而安私心為仁體歟此宋儒告之言蓋顏曾亦不知

洞哉又曰子文相楚所謀者非僭王獨復之事
其不仁亦可見美索朱十一定推衡可謂利矣使
朱子相楚必將算路藍縷置茅苑設望表與鮮年
守燦於王庭也欽儒者之不賴至此極美孔子無
是後論微云孔子特據子張所稱者斷之豈及甘
它行事乎得之朱注為屬餘論蛇足耳

無喜色

朱注喜也无形物我無間

事物或以其知
若新合即言知

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

忠之盛
也

未知焉得仁

語由口與不知其仁用

孟武伯語氣

羞有緩急之異以其有待與否也

是彼急而明哉言

乎彼論其當身而是論其既往一節故詩有緝是

又曰言夫子之所不言已屬孟浪古今之罕見矣

哉朱注

不知其語出於天理而無人
欲之私也意凡門徒是言

伊注未乃出
於至誠

惻怛之心又每利澤及物之功而凡
門徒是說不句內管仲稱仁補綴之微以見其可

謂之說可謂無簪之說也已仁果如諸家言

子張何必問之 微云以仁為慈愛世所皆知也

獨孔子以依於仁教其門人及欲仁斯仁至之類

皆非慈愛之稱故子張疑之矣此語甚平

陳文子 朱注文子任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朱和

此語小兒責人之又不教歲而後及於齊其不仁亦

可見美其業五而每所師業夫子曰未知而朱子乃

曰不仁可是果何心哉朱子引此以行事伊注視夫

子既許其清則左氏之說不可據信在子弑君之

於反傳業已則不明而後破古書孟子不如每書

之言哉賊後世如伊氏其尤者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此章亦先考始發明之 朱

注三則私意起而又惑美嗟是河謂飲人之思豈

有判然階級乎卷之實境其說四捕風 伊注文

子每事必三思又曰機其必限三思而後行之派

案此皆經文所不言及 徵志是或季文子自言

而魯人誦之者故曰子聞之也得之又曰再孰可

美是孔子斷其安已季文子惡能三思苟能再思

斯可美案此說非不通朱子魁黃東說然觀文子為人

不合語由所謂文子少斷而後機會者明不可

改也

甯武子 語中引左傳徵其愚而字旨始可見請注

不徵於左氏何欽杜注引是語矣 朱注據左傳

迹之可差觀焉殊勝甲氏空談 朱注武子任衛公之時之

公有道而武子每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

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尽心竭力不避

艱險凡其所出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可及也

而能存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為之不可及也

徵云其愚之不可及亦竄武子之性也 誠當程子

云邦無道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 棄程之餘偏

在此章至于涉夫子固不口九人

語由口益信此章之言誠然言徵之行事而其愚

可想也否則各章之言豈有不誠然者邪

人必不微底至語
鄭注周明乎

子在陳 此章古註茫、朱注得大受美、史記孔

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

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

忘其初是孔子云陳案又下及於孔子年六十

後載歸半歸半語全与於章合与作半身一吾字

耳作吾不知索隱之前後再引亦失之陳案後亦在

孟十与語語異 吾黨 徵之言孔子卿黨也 案孟子趙注嘆息思歸

欲見其卿黨之士周礼五堂為州五州為卿故曰

吾堂之士素左清已乎已乎非吾堂之士乎杜氏
每注与倍其鄰者耻乎連則鄰里御堂之義也又
曰師乎師乎何堂之乎蓋言堂類也古注以下不
叙堂字故詳語由從微之故

小子狂簡 孔安國趙岐云簡大也 叙語 弟注志大

而路於甫也案略於甫則爾雅所以刊大也 爾雅

大都 微拘 微云狂簡孟言孔安國曰簡大也詩

孔曰進取於大道安作穿鑿趙曰進取大道而不

得其正素以簡為大道是漢儒之踳詁爾雅也朱

注不可易語由所謂簡微是也 微云狂者志大故

不知所以裁之 世家不知上有吾字 裁字自成

章末則語由所謂辟猶美錦者可謂明解美斐然

成章句似本小雅美兮斐兮成是具錦益知美錦

之為確當也曰說以疎

或問以狂簡包中行以小子包克成得每与孟子

碍乎 孟十曰孔十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改起

之士而丘之是儂 曰孟十与父也任儂乎詰卷而

叙之者今叙是章必如語由而備矣 今所傳諸

經書乃狂閭小子所輔以贊成之者道以悠久
至於今比之稷契伊呂之翼亮工業每有孫色盛
哉夫子之裁而用之乎

不念回惡 朱注據孟子曰其介如此宜若每所容

美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惡之據

孟子曰甚確美也先王之 微云回惡舊時之惡也案此

如足說然微之如楚滅同姓曰夙晨至於昭王

宣王之時既為回惡孔子意將孟斬游事是不念

回惡也此適之回惡 惡不仁伯夷叔齊之性也不
念回惡惡不仁之不已甚也

入據經文何也

惡是用希 微云惡者伯夷之惡也案家語不克不

忌不念回惡者伯夷叔齊之行也然屬伯夷為是

朱伊屬人失之案不克不忌亦微 然微之說然希

珠不了之誰信之者

孰謂微生高直 語由民即曰及言稱其直也案此

似与物予之意少齟齬者聽先考之講曰或乞醢

而高恐告實而不與人或以為吝而有為每以易

已直名故竊乞而共之以成己不偽之谷此極其

直懿也故謂之非直而稱其直也此謂及言今

注十リ
入辭以直直不能

又案物言言所以
錄之自人保
恒同也此意不
可下說

考徵云孰謂微生高直以謂非直者蓋及言以戲
之身以人錄之者蓋以見孔子處御堂愷悌親人
也微云微生欲待孔子甚倨高且高以直自持亦
悼、自好者一旦孔子家乞醯微云曰或者得為
而高不忍使其人空返乞諸其鄰而與之者是不
與其平生所為相以也孔子戲言喻之使其知以
凡事不可徒直亦教誨之道存焉案二說可兩通
然先考之說非物于之意直削茂卿曰三字而注
曰茂卿得大意從其說亦通 古註每害孔曰用

又中禮所居曰恭
不中禮所居曰
恭之人以意仁

微生高直人案此 朱註 讀其由意物如掠美市恩不
通率直之也 而于顯而錄定可知與 伊注 乞諸其鄰以爲己
爲聖人此嫉世之釣名標養微 刻迫不以夫子乎
生不可從徵之家隅每醯而乞諸其鄰以應人需
于何直不通故知其為戲也得之
足恭 孔安國曰便辟自 微從之邪需曰便習盤辟
切或也言巧言令色以 朱注足過也 伊注並失入
成其恭取媚於人也 朱注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孔注此
之意而類祀之 案微生高左丘明同時同國 故列

左丘明 朱註古之聞人也蓋竊比老彭之意案新
說也臆說也微破之確美伊氏亦不知左傳故漫
然從宋說耳 言謂曰三字先考千古一可事也
經書自有一定法而孟荀以後既變以是論左傳
之為孔門時作誠儼然大明微也批錢有嗟未質
之

衣輕裘 微之衣也字先考是之也朱注衣服之
每伐善 伊注不毀害人之善也僻甚古注朱注是
每施 朱子前說亦僻古註明了孔曰不以帶

老者安之 朱註前後說並通前說老者養之以安
懷之以恩後說安之安我 微引邢疏以破前說
得之信我懷之懷我也
福美 邢疏老者安己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己
得之以不欺也少者歸之施之以恩惠也
微之如三子言志則以出言此則以出言故有不
同又云程子謂子路勇於義而浴沂者也安意
說優劣臆斷已子路者曾子所貴也 程子又曰
頌子之志未免出於有意也出於有意者豈必
卑下哉宋儒務佔一字有意無意之辨原其所自
未亦將禪之過美可謂古學哉

人嚴梁馬十室之
邑可以此難百
室之邑可以隨
也居九年

跡在補園
之後世字不
過之前則可以
身一考也

語由子路篤於行猶子富於德夫子則唐虞其世

宗在諸法未見其說明且極如此言者也

能見其過而內自訟 見其過者鮮故口能見朱注

過而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 此章唯微

奇新不可從也 微子稱子不後女見

十室之邑 語由引或說然稱十室則大邑也不久

不緊接曰說為小邑微為謂其極小也殆不可攸

夫因地制邑則固當有十室者也 又引太宰氏

者物子有游說而太宰不從故也 不從學之至

則可以為聖人孔門所無不可以注論語

伊註聖門之學以道德為本而不離人情日用之

間故有進修之可驗而吾了悟之可期後世專以

理為主而一旦豁然為的於是實德愈病而與

聖門之肯日相背馳矣此駁朱注至道難測之說

也此伊氏所以為古義也 亦四道本至窮故學亦

學賢者有賢者之學學者有學者之學

雍也第六

可使南面 家語所謂有土之君子是也 太宰惜

入後死而可簡
簡者甚野也孔子
見十餘節而
不取簡而取
通於中馬故仲子
曰大簡

田因之今案不分制可也大戴禮亦有然文謂其協於南面者宜以家語

考其材也朱注曰寬洪簡重聽說也徵駁之是

子桑伯子古註書齊尹注亦詳徵並每說唯朱注

魯人疑在周而稱子桑戶家語記伯子不衣冠

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中馬案今本每載入語由四

諸注與論未詳是否案諸當作朱

可也句簡句徵云朱註可有謹可而有所未盡之

辭未知何據可也即可使南面之可有何差別得

之又云伯子之簡見死於聖人亦以不失要也又

得之朱注仲子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案此說

大安豈有仲子不喻而朱子喻之乎

居敬而行簡古註居身敬則臨下寬略則可徵

云如居則恭及存則感服非禮不動即居敬也得

之然其駁朱注內王引敬而簡則為要且伊注居

者象所倚賴故以敬事為主執政者可謂則矣案居

曰敬事亦可也曰敬之本本諸敬天亦梗矣徵

云程子所謂心中每物非違磨而何案曰仲每物

雖如子可拔前高之徵亦云其視聖人如遠磨不念

章並中宋儒痼疾

不遷怒 左傳喜也以類有詳者實多

宣十七年杜注易

也遷怒 晉語卻子之怒甚矣不逞於外以食諸晉國

並范武子言文子語也

朱注怒於甲者不修於乙

程子曰類年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如舜之誅

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

彼隨物應之而已

甲氏 象人之喜怒以一人之私而作聖人之喜怒以由

仁義而發非在己在物之謂也其說

物子 聖人善

不可謂其怒為類于善德怒不可謂不在己為仁者先王濊之者是美

並駁之固當

美然程子此語亦足以為世戒矣余則喜之

不戴過 戴猶過言不再之再濬微云戴章也如戴

履之戴米註戴緩也失字義不可疑矣案戴可西

通何必深文 繫辭子曰類人之子其殆庶幾乎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遷復

无祇悔元吉商書贊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據此

則改過盛德之者也然語与不遷怒連語中以汎

疎衷公主說之確然不可疑也不然荅季康子問

同是一事而再出之乎此二語為哀公發者明美

又一事再出其說
在二語有在

末佳說好學之義。虽旁備字不本。諸哀公問則在。此章為贅論。此章豈夫子問居而贊預子之好學。者乎。可謂失讀論語之法矣。伊注以二語為微

言夫子為對哀公故畧舉其微言而言之。亦非預子之極致也。案語由四此二德何足以贊預子

其意微之豈得為微言乎。案固是聖人之言也。擇

於預子而舉二德則曰非微言亦可也。然此豈以

於預子乎。謂之微言亦可也。言各有可當而已。

末注如預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

差失。程子案程朱自以為亞聖大賢。然其言之存

於今者不善極多而不自悟也。况預子從父知受

業孔門其長而進德亦不善。必改故也。自非聖人

差失不免。然則孟子所聽說安得視猶論語

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又曰仁者禮知信

形既生矣。孔門每此言可以唐突此經乎。伊注

正心之說非聖人之意。吁亦安矣。微言不戴過

一章。仲弓終身不能微引家語曰是兼由夷顏淵

蓋即於預子美案。予行可稱即夫子吁物子何存日之事。非自其危成其疎漏甚矣。

以知之

子華使於齊 朱註伊注不了 微頤登之至語由
章旨始廓然大明美先考之有大勞於孔門不可
不察

釜 古注六斗四升四釜微云日本五升七合餘

庾 古注十六斗微云日本一斗四升三合餘

五秉 古注十六斛四秉五秉合為八十斛微云五

秉為日本七石一斗八升五合九勺有奇乃五馬

所馱為近於人情美 微云釜庾升斗以為少也可知
其與近於人情言可以貽

其母也

周亟不繼富 周亟左傳所謂周亟也 定五年夏婦
栗于蔡以周

亟於每資杜注亟急也 朱注周補者不足續者續有餘 微云
繼也富而曰解及言以

形其取也象繼何必繼絕

原思為之宰 古注孔子為魯司寇以原思為冢邑

宰朱伊案此出於七十二弟子解 子在陳車數

云趙岐曰子張善鼓琴踰曰琴張然稱仲由子路

則顏路連姓以別之 顏由字 字背者三人則當照

亦連姓稱孔及子思則原憲亦連姓是稱呼之常

也由是觀之琴張自宰 琴宰字 子張自師趙岐以

夫

粟九而 孔安國曰九而斗微云為日本八而零八

升通一歲為九十七石蓋中士之祿也 朱注不

引孔注但曰九而不言其量不可考伊注引為或曰如是字人

之蔑視古人矣唯物子可謂厚童矣朱注疑之可

也後孔安國輕薄甚矣朱注以九而為邑宰常

祿伊注然以原思辭考之必優於常也此語由是

意

毋以與爾鄭里鄉堂字 語由引禮字者從鄭公注也

句末礎半字其為一句可知古注以末句絕毋字

而先考不從可謂明斷矣先考曰原思固當有矜躬志而原當不能故言之以達其志也可謂明通矣

微之由今人視之孔子為魯司寇而其門人猶亦

用其命豈有是事乎然論語所載皆守哉大邑商

鞅以後天下皆法家程朱以後天下皆理學豈是

知居愷子愷之德哉可謂卓識矣

驕且角 揚且之頰也毛詩頰角豐滿然頰如芙蓉

頰之厚美不必捐額也故曰頰如芙蓉 象語

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史記伯兮父賤人朱注父賤

而行也蓋合二書而言之也 牧人職望祀各以

其方之色牲乞之注五嶽四瀆凡時祀之牲必用牲

物注四時所常祀謂山川即時祀也牲用時牲

異於望祀以方色者也

三月不違仁 語由此及淵微猶為仁由己之語不

可通於他人之比意古來所未言實先考之

卓識也伊氏以為頌予之德物氏以為後言依於

仁之益伊氏固失物氏亦違所以呼頌予語之

弟注固古注而大異

其餘 古註未註以為餘人伊注以為其餘不益觀

也己之餘微從伊注伊注蓋指文學政之類如

喪大記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釋猶大夫也

鄭注其餘係備卿大夫及王婦之注其餘義廣記祀恐難以語例結為

賜也達 微云蓋通於國體人情莫有滯礙也所謂

疎通知達書教也是達也若徒從事宋儒窮理之

學而以通事理見你授之以政難矣夫宋程理

求也藝 身通六藝周禮所謂有道子行冉求

季氏使閔子騫為魯季 孔子固曰季氏不臣而其

又曰周子自知不能
比身十之之德此亦
德瑞耳

是事教畔聞子實覺故欲用之禁此益有儔而言

之米注沒之伊注不引孔說而直言則涉每籍又

史記不出大夫不食汗居之祿節語

程子之妄言謂由伊注駁之得美記子常以伊注

不可繫以注大夫為注也索是見年矣徵却為程

子遊說何邪徵云注大夫者其志與子志注由

可謂良弓之實或出謝氏之論最廢內外之分

誰有不知者謝云學者能以知內外之分皆可

勢者欲噫岸由也來也罵之果何心哉宋需之

輕薄不遜至於極矣謝云此古也不得其死水

心哉蓋既每先見之知又每古伊注若夫卑出崇

處貴賤顯高踞遠引無志於斯世者亦閱子之

罪人也可謂能正謝說矣然謂閱子出于教子一

等案教子者失之論必如先考而後公正矣至

其曰孔門之諸愕然以為不可鼓及乃記此以子

為學者之標準則大不然也已

君子行曰哀閒魚潔由來非瀆為哉言乎

吾必在汝上矣古註欲北如舟改水在背南

善北後上

自滿執其手

徵云包咸口中亦有惡疾不欲見人故

孔子從臆執其手也理或然矣然不知朱子以礼

斷之極確也 徵以朱注永決為泥小辨故 徵云

也之命美夫 徵云也則表註如亡人之亡也非犯

表之美此亦小辨耳 命美哉傷其不後用務世

也與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同朱注 此人不應有此

是乃天之所命也也則非其不 伊注 彼不其道

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美 命也徒說校葉而不本其美者何邪

不改其樂 樂字徵最得古意 徵云伊尹樂竟樂之

以忘憂可見顏子教學乃事以忘其憂要之皆坐

先王之真也宋儒所見如連磨不欲為一物故以

樂道為 程子之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徵破之曰

安哉不改其樂与不堪其憂相對身者憂貪豈可

視其字則不改其樂亦要在不改二字耳 宋儒

視樂字如禪僧卷趙州每字何邪貧而樂本作貧

而樂道豈有別為高妙工夫乎 朱注程子曰若

尋伊尼顏子樂以可樂何事焉程子之言引而

不發蓋欲學者何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

伊註以為樂理美此亦猶樂道也然孔門每樂

理美之語 伊注顏子之樂固不可言語形容

此外理美而豈別有所謂樂者乎先儒

若其難於形容者亦求之高 語由引莊子以鼓吹

疏食由肱之樂而此章之義雖如也予曰樂天知

命故不憂語由之於微獨取甲尹之耕而樂不傷

引其論駁先儒者可謂為矣

力不足也 未也退故有是言也 末注 使求說夫子

之說芻豢則必指居力以來之何患力之不足哉

也 伊注 丹求之意是見其高而不知初未嘗高徒

放言以脫丹于我大不言也丹求局於藝何言

邪微駁伊注曰果使其言之是守則孔子何不悅

中庸之道使丹求無止心延孔子不及仁者也拘

儒肆口一至於斯夫 案丹子稱名或其所自記而

失氏引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丹求聞之

故有是言案語由補遺合前章為一口子賢回也

第勵丹求曰今汝畫如斬奔中自注贊哉退之詩

極嚴厲也又曰語由之作未合此章拾遺補闕十

有五霜 先考之語補遺不肖東楚不若其說今案

則曰章亦 末注取胡氏則顏子之樂即子之道也

中道而廢 微之由廢亦在道之中也案中道之義

三子或時修也
哀時於有若
可謂者

可通其說表記以頗失其義微云廢謂廢業也立人之口有強弱故聖

人不欲強之或作或弱皆從其力可杜此法後游乎先王之道以應其成焉古之道為兩可謂

廢者即斃而後已也否則亦老不年之不足知不

與上緊接也斷非作較從刀之謂中庸君子遵道

而行表也言法通日進半途而廢表也言由繁

而廢未嘗吾弗能已矣已即廢豈時休業之謂

乎廢者身斃而業不遂也刺客傳荆軻廢言其

左股斷而身挫也謂曰軻則斬斷其左股則軻廢

徵之曰注以半途解中道其義可通而大失古言

微云在道之中謂之中道猶如中流中林古言為兩案古言亦溥物于拘甚

其將以誰誣乎唯由廢乎猶在道路日進之中此

其可取者然徵之意亦必然矣語由口皆進而不

已之謂也其不取物子以暫時休業為廢明矣

今汝畫冉子何敢畫而不進者乎謂之畫者先考

所謂戒之極嚴勵也伊注以公孫丑擬之失倫甚

美第注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如為君子儒 大宰九兩四兩以道得氏司徒本

俗四曰辨師儒九兩三由師宋師儒大司樂亦謂

有道者有德者師御射禮所謂御先生君子是也

微云戰國時而家並起儒墨爭衡而後荀子始以

堯舜禹湯文武為大儒古亦每也

諸註各成一說然先考死微者子夏為人非矜名

者也古注君子為儒將以明非為人者也朱注程

子需為人子需為人非奔利者也朱注謝氏曰君子小人

唯伊注頗好君子小人以言君子之儒以天下

而已不能及物也然以天下為己任亦非子夏之

事皆以論語為死物也伊注孟子故也得由舉子夏

為人此治論語之規矩準繩也

行不由徑 平日注來道而不徑也樂正子春日孝

子通而不徑舟而不游出於祭義

盂之及不伐 伊注之及馬羸而不進故自為殿身

若使之及實自為殿而又自掩其功則是偽為耳

非通道也聖人必不取此語由所微破之曰有切

而不伐者美德也大禹謨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豈得曰無功乎

不有祝鮀之佞 微云弟注以一不擇二有於終不

頃不可從美案徵從古注其端殊不了也 古注當如祝鮀

之海而反如 竊案或言今非也難免歟 宋朝之義 宋朝義而說人言而自有其義也固公之義可

質勝文則野 古註野如野人言鄙略也 子路文

不勝其實出於弟子行

文勝質則史 徵云文謂禮樂史掌文書故朝廷制

度朝會摺問儀節莫不通曉而德行不必皆有也

案左傳大史克論元愷曰凶有辨過實者亦可謂

史矣未注史掌文書及則習事而誠或不呈也案

習事兼言其威儀也禮也

罔之生也幸而免 左傳范宣子曰右陳非吾弟也

妄之而後可釋 案通者曲之又易直子諒之直

不必改作惡而妄固可通 徵云直不可謂妄矣

德可謂妄矣案古固妄直字也造德如是字則

不必瑣說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語由岸三子示一端實讀書

之法也知者好者不皆飽則張敬春未得於譬矣

也 強云譬之出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知其可嗜之者也樂者嗜而飽者也

不可以信上也 先考引林放云鄉童子曰苟與其

△語由則定為奇
人而品隨之南
軒之壁言以不可詰

又稿本七十十歲以定
此也然皆可以知上
智所知也蓋上者唯
是則中而不上也
智為淺也至其可謂
此知亦言自中而上天

又子產夏使民也

進也未嘗無語但上不可以語耳可謂明天甲注

非謂中人以下者則必不語上也此何言歟又

務民之義 徵之玉肅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得之

但化道二字未切耳朱注訓民為人訓義為宜時

於古言而忽作訓解朱注民亦人也專用切於人

不可案是章以從政治者言之朱子失大意又

敬鬼神而遠之 古注敬而不贖案據說命賢于祭

弗欽禮始則祭祭不款款教則而敬遠之意可

見美朱注曰不惑甲注曰不水媚然非所以教焚

遲也語由帶說子路而曰必有未知鬼神而疑之

者此是明了 甲注案日用當務之事而用力於

渺茫不可知之地者可謂知哉案此亦宋儒無鬼

論之遺奧而孔門可矣礼有五經莫重於祭甲以

特謂先王何祭甲曰祭不欲亂則忘則忘以甲

祭為亂道之書故所謂遠之亦從礼而奉祭之

謂也百家必有社稷士民皆有渡廟古人之用力

於是為敬子曰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故戒焚燒故

畏而遠之 弟子解之年身將漢然焚燒蓋不容疑

入齊師時子孫曰
頃也弱同四年
而夫子時年也

六九最于子後而二若
何來於此孔子曰夫
此者痛也高
是二句是美子後人
同而有草木結實
物成皆

可謂知美 治民之事明察其協禮義者而務之知

也鬼神者常祀不知為不知不敢疑而謀之知也

克難而後獲 古註克勞苦而後得功

知者樂水 古註樂運其才知以治世 末注知者遠

而周流無滯 並通

仁者樂山 古註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 末注仁者

多理而厚重不 並通 微云古注勝末注 微云樂

音浩仁知之於山水與我心會然以樂得之然

以二句為古言以動靜壽樂為夫子親之亦必然

也 激之水動山靜樂如水之流壽

知者樂 古註知者自得得 末注動而不 伊注

樂皆互相備 伊注樂山樂水以其趣而官動靜

以其才而言 樂壽以其效而言

語中引聖賢以示之最深切者明矣

齊一變至於魯 古注止 末注

之時行禮意切則喜今非以霸政之除習魯則宜

禮教崇信文猶有先王之遺風孔子云齊由桓公

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 天下循侯唯存能一變至

於魯者管仲之餘仁也程朱提風以抑霸政難哉

人欲淨其口大公之法及令者何據而言之
可得安美 伊注諸夏衰亂唯存由祖公之霸政
治修明非諸夏之比故一變便能至於魯景此論
殆止夫晉至長盟久矣然不取於此車可見管仲
修大公之法遺澤之所及遠矣

魯一變至於道 左傳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
見魯漸之士業此在獲麟之年子路于負單士二
國之間政有以言示夫子之隱也朱子曰重禮
教崇信愛母乃每誓字 左傳魯秉周禮 周

礼在魯 禮 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礼又李孔觀
以周樂明堂注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此可以謂
以至於道也歟

觥不觥 斂以錫升食曰饗其形制為粗案不必也
也徵之時浴酒于酒乃仍曰制而大之案此亦臆
說也 考臣觥校也史其制而不為校也案此近
古注以喻兩政不得其迫則不或若厚人
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案此說思淵是
章之旨詩云韜佩璲不以具長一意也故借由

可以觀其思於聖而
社制有林理矣
芝夫看
孔成子于魯也
也又載使魯使
於楚王維其魯
曰賜之車水若子
實也其人宜前學

礼升庵

朱注或曰不同微云以融为商起

宰放问

此章物于始分明之

微云古注新注其

意不知之大也彼人以宰我有鍾喪者稱之夫故

視之不意年述不詳其言非果使吳沈之是宰作

并有仁

末注明了微涉奇僻

微云假設之辭蓋言

也

其是之每

從其言而入并放之也

古注自放從

君子逝可也

可使君子逝於井上也

不可陷也

往視則吾人可知安可強而陷之乎

可欺也不可罔也

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

以非其道微云二句言其所以然之故也

罔不可罔也

博學於父

微云父者詩書禮樂也克王之道大矣

非博學之則不能知之也

案古亦曰春秋曰世曰

約之以禮

微云納諸身也欵約先王之道而納諸

其身則非禮不能

禮即詩書禮樂之禮前非二也

夫子天之

詔由刻本脫夫子筆者之誤也

礼義

又三而與皆言樂也
禮而唯言禮也
周禮曰大史曰禮記
書外史掌三書五
帝之書及禮樂
禮書於大史以文
生禮者於四書
及禮引周禮也
禮之類也非禮也
微之節極矣地故
帝亦謂父首特
書禮樂其要也

子濡服篇曰平原君問于高田吾聞子之先君親

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衛君請見猶不能

終何夫人之能觀乎古有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

儀盡廢猶有行之者憲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

亦弗獲已矣又長孔女國亦疑此章世家記見

南子在次乘過市亦謂亦載之前世系南子請見

已而見之夫人在席推中孔子入門北面皆者夫

人自相甲再拜環佩玉声琤然孔子曰吾師為弗

禮見之微徒未淫授禮為斷諸說中唯朱注近

之天誓也可誓辭也古者仕其國有見小君之禮

在哉有可見之禮則服之不辱我何年為否謂

不合於禮不也天者盤庚出天言之天後世訓

為陳天命非是微云得誓而曲為之辭古注弟子

可徒為觀孔子之答其為誓者審矣微據注四列

系微及知新日錄來了凡說楊升庵自誇其說曰

如此則聖人之心殆白棄諸意實不丁丁先考嗣

如宜哉察聲曰我之否屈天命

中庸 克考以為中行可謂明矣廟行焉中正 甲

注分先王孔子而二之杜撰亦甚物子引廟子禮

以合周禮六德亦杜撰身微云周禮和德而

相對就六德既
二者而曰中庸

何事於仁 猶曰如之人何以仁為事邪 朱注此

何止於仁 伊注事与止通

必也聖乎 必論其所事則其聖德乎 朱注以是來仁愈
難而愈遠云

能近取譬 大雅云取譬不遠 古注能近取譬云

己未注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
知其所欲索以說近取而善也

此章先考舉子直之性弊而章旨始廓如也曰說

混沌不可摸索先考不出今載其不見親耳 諸

字亦千古范下而先考始發據美余別有編錄

11
9
6/0

終

